

英国著名长篇小说

亚当·比德

乔治·艾略特 著
张 毕 来 译

Adam · Bede

张毕来 译



亚当·比德

〔英〕乔治·艾略特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原 书 名: Adam Bede
原 作 者: George Eliot
原出版者: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0
Century Library Edition

亚当·比德

〔英〕乔治·艾略特 著

张毕来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513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书号 10115·675 定价 4.35 元

亚当·比德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作坊·····	(1)
	第二章	宣教·····	(12)
	第三章	宣教之后·····	(36)
	第四章	家庭及其悲哀·····	(44)
	第五章	教区长·····	(61)
	第六章	府第农庄·····	(81)
	第七章	制酪房·····	(96)
	第八章	天职·····	(103)
	第九章	赫蒂的世界·····	(113)
	第十章	汀娜探望丽丝碧司·····	(122)
	第十一章	在比德家的茅屋里·····	(136)
	第十二章	在树林中·····	(146)
	第十三章	树林里的黄昏·····	(160)
	第十四章	回家·····	(167)
	第十五章	两个卧房·····	(178)
	第十六章	故事中的某些关键环节·····	(194)
第 二 部	第一章	本章里，故事略停·····	(210)
	第二章	礼拜堂·····	(223)
	第三章	亚当的工作日·····	(251)
	第四章	亚当去府第农庄·····	(260)

第五章	夜校和老师	(283)
-----	-------	-------

第 三 部	第一章	赴生辰宴会	(302)
	第二章	吃饭时间	(316)
	第三章	干杯	(323)
	第四章	比赛大会	(333)
	第五章	跳舞	(344)

第 四 部	第一章	情节发展中的转折点	(358)
	第二章	进退两难	(372)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	(382)
	第四章	交信	(392)
	第五章	在赫蒂的卧室里	(409)
	第六章	勃艾色太太到底“吐了她一肚子的 闷气”	(422)
	第七章	更多的一些关键环节	(435)
	第八章	订婚	(444)
	第九章	赫蒂的内心恐惧	(451)

第 五 部	第一章	怀着希望的千里跋涉	(459)
	第二章	绝望之时的异乡飘零	(471)
	第三章	寻找	(487)
	第四章	消息	(505)
	第五章	痛苦的河水四处泛滥	(515)
	第六章	开庭前夕	(527)
	第七章	开庭当天上午	(534)
	第八章	判决	(541)
	第九章	亚塔尔的归来	(550)

第十章	狱中·····	(560)
第十一章	在一线希望悬而未断的时间里 ·····	(574)
第十二章	最后一分钟·····	(582)
第十三章	树林里的另一次会面·····	(584)
 第 六 部		
第一章	汀娜在府第农庄·····	(597)
第二章	汀娜在比德家的茅屋里·····	(609)
第三章	礼拜天早晨·····	(624)
第四章	亚当和汀娜·····	(640)
第五章	收获酒·····	(652)
第六章	山坡上的会见·····	(669)
第七章	婚礼钟声·····	(676)
尾 声	·····	(680)
 作者传略	·····	(685)
校后记	·····	(688)
北戴河琐谈	·····	(692)

第一部

第一章

作 坊

埃及魔术师只用一滴墨水当镜子就把天涯海角的已往的幻象显露给观众，谁走上前去都可以看。读者啊！这正是我要为您效劳的事。我要用我笔尖上这滴墨水把住在干草坡村的木匠同时又是个房屋建筑承包人的约拿单·柏奇先生那间宽大的作坊写给您看。这是这个作坊在公元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那一天的情景。

下午的太阳，暖呼呼的，照在那里的五个工匠的身上。他们正忙着做门，做窗架，做壁板。门开着。门外面，堆得象帐篷一样的枋板堆发出一股松木香味，跟接骨木的香味混在一起。那丛接骨木紧靠着对面那扇开着的窗子，正伸展着它们那夏季盛开的雪一般的花枝。斜阳的光线，射穿那些在稳健的刨子面前飞舞的透明的刨花，也射着那块靠在墙上的橡木嵌板，照亮了那上面的精细纹理。

一条毛蓬蓬的灰色牧羊狗在一个柔软的刨花堆上做好了一个窝儿，自个儿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鼻子放在两只前爪之间。它隔一会儿就皱着眉头向五个工匠中最高的那一个瞅一眼。这人正在一个木制的壁炉架的中央雕刻一个盾形。我们听到一阵上低音的雄壮歌声，压倒了刨子和钉槌的响声。那就是这个工匠唱出来的。他唱道：

“醒来吧，我的朋友，跟太阳一起，
把你的日常事务一一处理，
抖掉那没精打采的懒意——”

唱到这里，由于工作上需要集中注意力，他那响亮的声音低下去了，变成一阵低声的口哨。不过，不一会儿，他马上又生气勃勃地高声唱起来了：

“你一切谈话呀，必须诚恳，
你的良心要象中午一般清明。”

这样的声音只有一个宽阔的胸膛才发得出来。这个宽阔的胸膛属于一位魁梧健壮的男人。此人高近六尺。背是那么平，头是那么正，每当他挺直身子把手里的活儿拿得远一点加以检视的时候，那神气活象一位稍息着的士兵。袖子卷到肘以上，露出一只粗壮的臂。这样的手臂，要是比武，十之八九可以夺获锦标。然而，下面的手却又长而灵巧，指头宽大，做起精细活儿来也一定胜任愉快。

就他那高大而强壮的身躯而论，亚当·比德属于撒克逊种，取名亚当^①，真是名副其实。但是，满头黑发在那顶浅色工帽的衬托之下愈觉其黑；一双黑眼睛从两道轮廓清楚的浓密而灵活的眉毛下面射出锐利的目光；这些却又表明他身上也有一点克尔特人的血统。他那张宽面孔略带些粗气。当泰然无事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张面孔上看出温厚诚实而又聪明的美德来。

①亚当，此处暗指《旧约》中所说的人类始祖亚当。

一眼就看得清楚，亚当身旁那个工匠是亚当的弟弟，塞司。他跟亚当差不多一样高大。相貌跟亚当一样，一样颜色的头发和皮肤。但是，兄弟俩血缘上的相似似乎反把两人在体型上和面部表情上的不同衬得更为明显了。

塞司宽大的双肩略微有点儿削。眼睛是灰色的。两道眉毛，比起他哥哥的来，浓密不及而宁静过之。他目光并不锐利，叫人觉得真挚而宽厚。他此时已经摘下工帽。你看，他的头发不象亚当的那样厚那样直，而是稀疏的起波纹的，使你能够把他额上那个极其显著的冠状拱骨的正确轮廓辨识出来。

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总觉得随时都有把握从塞司手里讨到一点钱。他们却很少向亚当开口。

工具响声和亚当歌声的合奏终于给塞司的话打断了。塞司把他一直专心做着的那扇门抬起来，把它靠墙壁竖起之后，说道：

“瞧！我这扇门今天总算完工了。”

几个工匠都抬起头来看。

吉姆·索尔特是个魁梧的红头发大汉，大家都叫他红头发吉姆。这时候他停止了手上刨板的工作。

亚当以充满了诧异的锐利的目光望着塞司说：

“怎么！你以为你那扇门搞好了吗？”

塞司也带着诧异的神情回答。他说：

“当然好了，还少什么吗？”

另外三个工匠发出一阵狂笑。塞司看了莫名其妙，只是东张西望。亚当没有跟另外三个工匠一起狂笑。不过，当他用比刚才较为柔和的声调回答塞司的时候，他脸上也泛出一丝浅浅的笑容。他说：

“喂，你把嵌板忘了。”

塞司双手拍着头，羞得连额头和头盖都红透了。这时候，那阵

狂笑又重新爆发出来。

“哈！”一个叫硬汉倍恩的短小灵活的家伙，大叫一声跑上来，抓住那扇门说：“咱们把这扇门挂在作坊那一头，上面写着：‘卫斯理宗^①教徒塞司·比德的大作’。来，吉姆，把红罐借来用一用。”

“别扯淡！”亚当说。“放手吧，倍恩·克郎纳琪。你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这样疏忽的。那时候，你可要哭丧着脸了。”

“看我会不会有那一天，亚当。要我脑袋里装满卫斯理宗的教义，那还早呢！”倍恩说。

“你脑袋里的确没有卫斯里宗的教义，常常是装满了酒。那东西更糟！”

但是，这时候倍恩已经把红罐拿到手里，正要写他的题辞。他用一个预演的样子在空中写了一个想像的“卫”字。

“放手！好吗？”亚当大声说。他放下工具，大踏步向倍恩走来，一把抓住倍恩的右肩膀。“放手，要不，我就把你身上的三魂六魄给抖出来。”

倍恩的身子在亚当铁一般的掌握中摇晃。但是，象他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那是决不打算让步的。他用左手从使不出力了的右手里把刷子接过来，做了一个姿势，好象非用左手来完成他那题辞的伟大事业不可。在这一刹那间，亚当已经把倍恩的身子扭转过来，再捉住他另外一只肩膀，推着他走过去，把

^①卫斯理宗，当时英国基徒教中的一个教派。按基督教本脱胎于犹太教，信仰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为圣经。东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亦于一〇五四年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是封建社会的支柱。到了十六世纪，天主教内发生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陆续出现了代表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教派，是为新教，与天主教和东正教鼎足而三。十六世纪在英国发生的新教，主要是圣公会，后来成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因袭了天主教的部分仪式和制度。后来圣公会里又产生了新的教派，卫斯理宗就是一个。这个教派信仰十八世纪的约翰·卫斯理（1703——1791）的宗教思想，着重在下层进行传教活动，宣传社会改良主义，后来逐渐脱离圣公会。

他抵着墙壁按住。但是，这时候塞司说话了：

“算了吧！亚底^①，算了吧。倍恩不过开玩笑罢了。他笑我也笑得对，我自己也禁不住要笑自己呢！”

“我不放过他，除非他答应不去碰那扇门，”亚当说。

“好啦，倍恩，好伙计，”塞司用规劝的口气说，“咱们不要为这点小事儿吵起来。你知道，亚当这人要干啥就干啥，你跟他争，真比在小胡同里把大车掉头还困难。你就答应再不去碰那扇门吧，也不再说了吧。”

“我这人是不怕亚当的，”倍恩说，“不过，既然你塞司这么求我，我就说一声不再碰那扇门也可以。”

“好呀！你这样做是聪明的，倍恩，”亚当说着笑了。一边说一边松手放了倍恩。

好，他们都回到工作上去了。不过，硬汉倍恩既然在体力上斗不过别人，他就一心想在讥讽本领方面取胜来报复这种耻辱。

“塞司，你忘了嵌板的时候，”他开始说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呀，是那宣教士的漂亮面孔呢，还是她所讲的教义？”

“你亲自去听听她宣教吧，倍恩，”塞司和气地说。“她今天晚上就要在青草坪宣教。你自己听了，说不定也会得到一点什么来想想。那时候，你就不会老哼你心爱的那些糟糕小调了。说不定你还会对宗教产生信仰。果真那样，那就算你一生中收获最大的一天。”

“早着呢，塞司。等我讨老婆成家的时候，再来想这一套。单身汉可不需要那么大的收获。说不定我也把信教和求婚两件事同时搞，象你那样，塞司。不过，你大概不愿意我皈依宗教，在你和那漂亮的宣教士中间插上一手，把她抢走吧？”

“这可不用担心，倍恩。依我看，她不是你争得到的。你

^①亚底，亚当的呢称。

只消去听听她宣教，以后你就不会再风言浪语地议论她了。”

“好，如果今天晚上在冬青林①找不到好伙伴一起喝酒的话，我倒也有点儿想去瞧瞧她呢。她要讲些什么？塞司，要是我赶不上，没有听到的话，请你对我说。好，希望赶上。咱们跑了去，要看的是什么呢？一位女先知么？不，老实对你说，不止是一个女先知，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呢。”

“得啦，倍恩”，亚当颇为严厉地说，“不许用圣经上的词儿。你太放肆了。”

“好家伙！你也变了，亚当？我刚才还以为你很反对女人宣教呢。”

“不，我一点也没有变。我也从来没有议论过女人宣教的事。我说的是：你别用圣经上的词儿。你不是有了一本笑经吗？你把它看得很宝贵，还用它来夸耀。好吧，用你那肮脏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它罢。”

“好！你也要变成塞司那样的一个大圣徒了！我看你今天晚上也要去听宣教。你到那里去领唱圣诗倒很不错呢。不过，依尔文牧师看见他最喜欢的亚当·比德变成了卫斯理宗教徒，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说呢？”

“不劳你为我担忧，倍恩。我象你一样，不会变成卫斯理宗教徒。不过，你将来会变成比卫斯理宗教徒更坏的东西，那却是很可能的。依尔文先生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会去干预别人的信教自由。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以为信什么教是人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别人不能管。”

“哎，哎，尽管这么说，他可决不会很喜欢那些反对国教的人吧！”

“也许是的。我也很不喜欢约希·塔特的浓麦酒。不过，你要用这种酒把你自已灌成一个傻瓜，我也不来妨害你。”

①冬青林，酒店名

听到亚当这个反击，大家笑起来了。但是，塞司却很严肃地说：

“不、不，亚底，你可不能把人家的宗教信仰当作浓麦酒一样的东西看。你总不肯相信，其实，反对国教的人和卫斯理宗教徒跟国教教徒一样，也有他们信仰的理论基础呢。”

“不，塞司，老弟，我决不是那种喜欢嘲笑别人的宗教信仰的人。一句话，让大家各凭良心办事得啦。我只不过这样想：如果大家的良心能够使自己安静地呆在教堂里，那一定更好一些。教堂里可以学习的东西多着呢。况且天下还有非精神的东西；要晓得，在这个世界里，咱们除了福音书而外，还得有点别的。例如那些运河，那些渠道，还有那些挖煤机，还有克朗福河上的亚克雷特氏磨坊。我以为一个人除了念福音书而外，还得学一点别的本领，自己制造些实用东西。如果一味去听宣教士传道，你就会以为人生在世可以无所事事，只消闭上眼睛去考察内心活动就行了。我也知道，一个人必须从心里敬爱上帝。圣经吗，那就是上帝的教训。但是，圣经里说些什么呢？它说：上帝所以把神灵放进造房子的工匠身上，是要他去从事精细的雕刻，做那些必须有好手艺才做得成的东西。我是这样看的：神灵到处存在，无论在什么东西里边；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礼拜天也好，其余的六天也好，天天都有它。它在那些伟大的事业里边；也在一切伟大的发明里边，数学里有它，力学里也有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灵魂，但是，他还让我们有个脑袋，有双手。要是一个人在工余的时间用用脑袋动动手，做一些零活儿，替他老婆砌一个面包烘炉，省得她老跑面包店，或者挖挖菜园里的一小块地，使本来只生产一个土豆的地方生出两个来。这样做比跟在宣教士后面跑，不断祈祷，不断哀叹，更有好处，也一样接近上帝。”

“说得好，亚当！”红头发吉姆说。亚当说话的时候，吉姆刚停下了刨子，正要把木板换过头来刨。“这是我好久以来没有听到的

一番最妙的宣教了。我老婆这一年来一直苦缠着我，要我替她砌一个烘炉。她说的道理跟你这一套一个样儿。”

“你的话有道理，亚当”，塞司郑重地说。“但是，你自己也知道，有许多懒汉变得勤快起来，正是由于他们听了你常常非议的那些宣教士的讲道。使得酒店都空了的，也正是这些宣教士。而且，一个人信了教，他的工作决不会因此反而做坏了。”

“只是，他有时候难免把门窗的嵌板忘掉罢了，塞司，是吗？”硬汉倍恩说。

“哎呀，倍恩，你抓住这个辫子，好象要笑我一辈子似的。其实，这怪不得宗教，应该怪塞司·比德。他从来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更可惜的是，宗教没有把他这个毛病医好。”

“别把我的话放心上，塞司，”硬汉倍恩说，“不管忘掉嵌板或者没有忘掉嵌板，你总是一个直直爽爽的好心人，不象你的某位亲人那样，一开玩笑他就生气。他这人也许比你聪明。”

“塞司，老弟，”亚当说。他根本不留心倍恩这几句讥讽他的话。“你别以为我有什么恶意。我刚才所说的，也不指你。对事情各有看法，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

“不，不，亚底，你对我丝毫没有恶意，”塞司说，“这，我很了解。你就象你那条小狗儿吉卜一样，你有时向我狂叫一阵，往后又来舔我的手。”

大家都在静默中继续干活儿，直到教堂的钟开始打六点的时候。第一下钟声还没有完全消逝，红头发吉姆就已经放下刨子，要去取他的上衣了。硬汉倍恩刚刚把一个螺丝钉旋进去了一半，钟声一响，他就赶快把螺丝刀放进他的工具篮里去。哑吧塔夫特真是名副其实^①，在前面这一番对话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时候，他刚把钉锤拿起来，钟声一响，也立刻把它扔了；连塞司也伸直了

^①名副其实，按塔夫特本叫“玛蒙·塔夫特”。Mum（玛蒙）这个字，在英语里是不说话，沉默的意思。

背，正伸手去取他的工帽。只有亚当一个人还继续工作，好象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一觉察所有的工具都已停止活动，他就抬起头来看，马上用愤慨的口气说道：

“瞧，钟一开始响，大家马上丢下工具，好象对自己的工作一点没有兴趣似的，生怕多做上一忽儿。这样的作法真叫人受不了。”

塞司看样子有点儿自觉不妥，开始放慢他下工的准备。可是，哑吧·塔夫特却打破了沉默，说道：

“哎，哎，亚当，老弟，你这可是说孩子话了。等你象我一样，到了四十六岁而不是二十六岁，你就不会这样热心白干活儿了。”

“胡说，”亚当说，他还生着气。“我真不明白这跟年龄有什么相干！我想，你现在也还没有到筋老骨头硬的年龄呀。钟声还没有好好响完，就象给枪打中了一般垂下手臂，对自己的工作，好象从来没有感到一点儿骄傲和兴趣。这样的人，看了叫人痛恨。就是磨石吧，你松了手，它还转了几下才停呢。”

“亚当，你真是在胡说八道，”硬汉倍恩叫起来了。“别管人家，行吗？不久以前，你还在骂那些宣教士呢，现在，你自己就说起教来了。你自己不妨很喜欢干活儿，不大喜欢玩儿；可是，我却喜欢玩儿，不大喜欢干活儿。活儿对你很合适，可以多留些给你干。”

硬汉倍恩说着这番自以为很有效果的退场白，把他的篮子扛在肩上，离开了作坊。哑吧塔夫特和红头发吉姆很快跟上他，也离开了。塞司进退两难，在那里徘徊，两眼看着亚当，若有所思，看样子是在等亚当开口。

“你去听宣教以前，先要回家一趟吧？”亚当抬起头来看着他问。

“不，我的帽子和其它东西都放在韦尔·玛司寇吕家里，回家前，得先去拿来。也许我还得护送汀娜·莫吕司回家，如果她

愿意。你知道，勃艾色家没有谁陪她来。”

“那我就告诉妈妈不必等你了，”亚当说。

“你今天晚上不到勃艾色家去吗？”塞司转过身子要离开作坊的时候怯生生地问。

“不，我要到学校去。”亚当说。

直到现在为止，吉卜一直躺在它那舒服的窝儿里。就是看见其他工人都要离开的时候，它也只是抬起头来更留心地望着亚当。可是，一看见亚当把直尺放进衣袋，开始把围裙往腰上系的时候，它就立刻跑上前来，带着一种耐心等待的神情，仰头看着它主人的面孔。如果吉卜有尾巴的话，它毫无疑问要摇尾巴了。因为缺少这个表达情绪的工具，它就象许多高雅的贵人那样，决定表现得冷淡一点，不按它的天性所要求的那样做。

“怎样，准备篮子了吗，喂，吉卜？”亚当用他对塞司说话时所用的那种温柔语调说。

吉卜跳起来，发出一声短叫，好象是说：“当然。”可怜的东西，它没有更多的表情方法。

那只篮子是在工作日里用来盛亚当和塞司的午餐的。就是那些在仪仗队里走着的官儿们，也没有谁赶得上吉卜咬着篮子在主人脚后跟疾跑时那样的自得，它神气十足，目中无人。

离开作坊的时候，亚当锁上门，取出钥匙，把钥匙送到木料场对面的房子里面去。那是一所小巧的房子。平滑的灰色草屋顶，浅黄色的墙壁，在暮色中看去，非常悦目，使人愉快。铅板装框的窗子又明亮又干净，石砌台阶也干干净净，就象一块块潮水退后再露出来的白石板。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老妇人站在石台阶上。她穿一件黑条花的亚麻布的长衣，披一条红胸巾，戴一顶亚麻布帽子，正在那里招呼那一群斑毛鸡。这些家禽似乎在盼望她给它们一些冷土豆或者大麦粒儿，所以都向她走来。老妇人的眼力很差，一直等到亚当说话，才认出他来。亚当说：

“这是钥匙，多丽，替我放到屋子里去，好吗？”

“好，一定。不过，你不进来坐坐吗，亚当？玛丽小姐在屋里呢。柏奇老板也快回来了。你要是跟他一起吃晚饭，我敢保证，他一定很高兴。”

“不，多丽，谢谢你。我回家去了。晚安。”

亚当迈着大步匆匆忙忙走出作坊的院子，吉卜紧跟在他的脚后。他沿着从村子到山谷去的大路走。走到山坡下，遇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骑着马过来，一个手提包用皮带系在身后。亚当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勒住了马，回转身来对这位头戴工帽，身穿皮短裤脚上穿深兰色毛袜的健壮工人，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

亚当自己没有留心他所引起的这个人的羡慕眼光。马上跨过田野走去了。这时候，他又把整天在他脑子里萦绕着的那首歌唱出来了：

“你一切谈话呀，必须诚恳，
你的良心要象中午一般清明。
因为上帝那无所不见的眼睛正审视着
你的隐蔽的思想、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情景。”